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論詰數不如助等每詘服詘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
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
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
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
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閩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也侯衞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衞服賓見於王也侯衞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衞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絶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 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閒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

臣曰一日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說是也隃與踰同

輿而入水師古曰輿謂舉之也音弋庶反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芳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之訛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記會未入其地而禍也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守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王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竟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師古曰綿弱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晩饟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也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

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勌古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衆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

之商有吳越賓有澤隅鄭有閩州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凴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爲一日閑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道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者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眾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遽猶言事迫不暇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

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伯朝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闊

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

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

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

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

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飤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解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
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
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
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
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
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郡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

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

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言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附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得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

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輻之歸於轂以爲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横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爲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脱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

其孰必得盜藏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師古曰抏謂盡也音五官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

捶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挺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

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貫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

説則可無説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説臣聞周德始
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
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術晚迺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貣無所得（師古曰貣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周兵之法）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猶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調和也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
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
直瑞反率音律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
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
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攴音普木反
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

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內門謂內之於

門中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車改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

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亦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　前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前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前漢書六十四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

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
者衆師古曰讇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
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
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
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
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
兵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

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官之長也無尺寸之

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服虔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侵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

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貉也師古曰薉與穢

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師古曰挐猶連引也音女加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外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其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言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
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師古曰謀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

烏魚羣師古曰葭蘆也葦長[illegible]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
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師古曰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去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
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
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以
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
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威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眾美而
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
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

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
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
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薶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
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春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對

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蓄苴之苴也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
鶂退飛象諸侯畔違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
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界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
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
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
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

皆以軍言爲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爲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
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
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
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
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

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地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
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以下亦同還
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
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
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横草
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横草也得列宿衛食禄五年邊境時
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鋭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

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衞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苦浪反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襃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襃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父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

而上頗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中和樂職宣布詩並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廼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綿續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

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師古曰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鍔也焠音千內反越砥歛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旁也咢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鉄食反忽若篲氾畫塗師古曰篲帚也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因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師古曰察視也音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
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
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
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
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
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景靡者如光
景之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
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言其馬能逐及也周流

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餐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隱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算數之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汙也言微奧渫汙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離蔬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蹻也臣瓚曰以離爲躧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略反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讀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陰（孟康曰蜉蝤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蝤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鐘（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鐘號鐘琴名也馬融笛賦

日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搋號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
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
足以諭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翱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淡
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反噓音虛耳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遊放及日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
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
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
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
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
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
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
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

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閒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
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
漸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
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

越不著衣裳蓋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號王充論衡作越嘗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也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弱也齊桓救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大

子而襄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張晏

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

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

爲書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討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飮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飮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

悄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蠢爾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珠

屋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以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

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
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師古曰瘉與愈同我
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
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
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
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
思侯當是貴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
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
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與相薦之效當如前之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

曰方曰是也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
合意即得入矣捐之所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
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
於事敏而疾見君公明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
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
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
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
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語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爲辯言不以議質學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令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illegible]以讀難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竟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終

前漢書六十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前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爲

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懾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濡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

得見於天子也奉音俸用反其下並同久之朔紿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太廄之御騶也後以爲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索長安米亦同也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盂下射

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蓍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為龍又

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

古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蠑音榮螈音元蝘音烏典反蜓音殄○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蝘蜓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窻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甪音盧谷反歐不音壹也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適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過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乎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

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爲盆字失之遠矣揚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藪景本作藪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髐箭之髐謈音瓜瓝之瓝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謈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是故朔遂韻而謿之云口無毛聲謷謷也○劉敞曰昔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宮自以盂此以盆何怪乎不然盂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爲窶數夫物在下小物在盂下圖可知也但不當改前盂字爲盆而不必一日之中用一盂而復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寄生爲芝菌形圜似窶數而云非寓木尤疏謬矣○宋

杜曰呼報嘗作呼賜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鄧展曰咄音斸褒之斸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謷音敖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鷇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鷇音口豆反○劉攽曰狗竇又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爾穴相連遂失竇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觜也俛又音免啄音竹角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櫨黎之櫨應劭曰狋音銀師古曰齟音鉏加反又音狀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亞音烏加反狋音五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謂古
佳反吽音五侯反曰盧受物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
音音長反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
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
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
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脩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

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
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
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齎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讙樂之是後南山
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
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
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
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宣曲以南十二

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萯陽也共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足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

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蘋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圓之（師古曰斥開也）騎馳東西

章驚南北（師古曰馳日騖）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晉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攽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覆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
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
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
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
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
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跳闊也以孝武
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不可
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
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師古曰慮音廬隆慮主病
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
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儀中行說傅翁
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屬在律歷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詩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

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師古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臧○宋祁曰之臧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適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頗無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觀之所而籍田所在上又當躬親行事

嘗有宿宮故宜獻此園○劉攽曰城改成足下何不自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
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
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
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
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
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
邑入其無職遺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職師古曰辛讀曰粹酒音皆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嵗託山林也服虔曰上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讀啇臨與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劉敞曰執當作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之往也董君綠幘傅韝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傅讀曰附韝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劉敞曰日賜衣冠上上坐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歡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湊師古曰蹵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蓺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會校

也○劉攽曰董氏當屬上句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義列陛側辟戟
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
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
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馬之
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
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劉攽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褭姜然則朔正

用指偃尔何必遷就雖賊也○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黙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

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國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假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舃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劒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夂蒲爲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覩䚇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圜者瑇音代瑁音昧璣音
吾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古叢字撞
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
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
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堆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謿也詼笑謂謿
戲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啁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

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僞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爲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爲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爲衛尉師古曰以其有勇以皋陶爲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爲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爲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亨割

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大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冊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卨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卨同字本作偰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齊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一人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

水衡應劭曰水衡上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爲之師古曰季子卽吳公子札百里奚爲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爲之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曰惠以其貞絜故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爲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孔父爲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治郡邑也王慶忌爲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卽王子慶忌也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令殿前舉鼎者也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令以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
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
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胲音改吐脣吻擢
項頤師古曰頤頷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脽尻師古曰脽臀也音誰遺蛇其迹
行步偊旅師古曰遺蛇猶委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偊音禹臣朔雖不肖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
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

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謂服其匈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
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
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須搖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

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師古曰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鶺音脊鴒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讙讓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土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毛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讀曰塊兒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避世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以莛撞鍾文穎曰謂稾莛也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服虔曰音鼱鼩如淳曰鼱鼩小鼠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咋齧也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

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
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
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意者見顯也
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師古曰於戲讀曰烏呼曰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

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

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僞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
曰琱與彫同畫也瑑謂刻爲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
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師古曰阤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
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
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呴言諂順也呴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
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冢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味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閑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襃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

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塡池塹
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
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
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
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

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師古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音于僞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師古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
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

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終

前漢書六十五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前漢書六十六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前漢書六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奅侯表亦作奅師古曰窌奅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

慶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
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
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
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爲太
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
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

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爲邪師古曰帝爲太子賀爲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能爲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於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爲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爲已名援也或曰以胡爲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文穎曰自輸穀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下吏妾

賊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并爲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開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託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也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處也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亡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爲輯及濯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櫂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敺四市人師古曰敺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

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秺侯孟康曰秺音妒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

出擊匈奴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亦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以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寢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廼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
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
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師古曰貰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
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迺與御
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

音樂以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窮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

師古曰謝告也辭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
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
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
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
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煑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義與斡同皆謂主也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鍖也欲斬人皆伏於鍖上也鍖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

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惡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昔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諱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旣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居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

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

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其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貨賂行錢財而擇其善者以招權也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繇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

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吏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

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閒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豫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秺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肄而秺侯爲御耳御謂御車也秺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

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辯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說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處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位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
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書說者因論久陰附著
之也張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惲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
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

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今延壽證之云惲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念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師古曰訞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

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
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
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
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張晏曰夷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炰音步交反爊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其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師古曰褎古[illegible]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
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
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

遁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貧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
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
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
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士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
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
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

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illegible]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合[illegible]歛錢物）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illegible]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illegible]讀曰悅）

曰下說讀曰悅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爲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第入爲右扶風遷太
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
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
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大要教咸讇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讇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言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尚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釱在足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釱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敕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慹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後反沒入辜榷財物師古曰辜榷謂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禄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原涿郡太守弘爲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
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曰竟讀
曰境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撟讀與矯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辭辯也言辯不出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

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天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卷之三十八終　前漢書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前漢書六十七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
葬以反吾真師古曰先令謂遺令也臝者不爲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臝音郎果
反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
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繒賀之
孫嗣者名它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
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未見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
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眞（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

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空木爲匵師古曰匵即櫝字也櫝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師古曰亂絕也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

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主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也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爲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

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
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辯在主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
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
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是
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
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
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園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奔赤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爲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

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起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
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
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
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猶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
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
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之（師古曰齋衣下[illegible]）

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拄謂支距也音竹庾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

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

劾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

儐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
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宜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
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
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
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假軺傳師古曰小
車之傳也軺音遥傳音張戀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輙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高舉及章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者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
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埶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
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從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
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草屮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筭書若今九章五曹之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讀曰霸繇讀曰由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
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師古曰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
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

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
也（師古曰底礪石也 底音之履反又音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泰阿劒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以喻倒持劒而以把授與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
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
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

仲爲相並辭於上有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鳶鴟也仁鳥鸞鳳也鳶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䟽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爲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其臣而矯由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讖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爲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埶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漆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閒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臥反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爲燕刑張良所謀子一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爲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

（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

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

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冝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寑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
其志節比之繫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
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爲輔弼之佐以病免唐林
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
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
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
伐姦隊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
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

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爲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
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
二周夷六國不爲立後令自取喪亡可爲戒也遂從所好
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
之再入太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東騎將軍掾也清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
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
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
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終　前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前漢書六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於侯家供事也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闥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秅侯上官

禁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亭臧
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
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
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
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頿師古曰晳絜白也頿頰毛也晳
音先歷反頿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
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此事爲多足重也以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霍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置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

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

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

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

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言云將尊偽反不由校尉是時

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

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

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

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

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

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旣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適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
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
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
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
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
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
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

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聖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
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
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
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
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
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
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
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

卬師古曰趙卬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
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
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緝直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千反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謂昭帝柩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
就次

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文穎曰下謂柩已下入冢葬也晉灼曰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

也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蕡說是也居、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劉攽曰輦道輦仁之牟首也予謂牟者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胄即禰衡岑、鼓吏所著者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屋者不知禱何神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自止讀奏為人臣

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每日常入雞豚也令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雋舍故以姓別之 師古曰雋音辭兗反又音字兗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

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
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
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
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
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大牢具
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璽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祁曰
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
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
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
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
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
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嘑音火故反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

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

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
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
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
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
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
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
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
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
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

音胡篠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
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
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
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爲冢者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
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
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
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

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栢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楩木名非也樅木外
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屬廞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栢葉松身師古曰爾雅
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栢身檜木乃栢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
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
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
文穎曰輼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輼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
道崩祕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廄白虎駟
以輼車駕大廄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輼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輼者密閉
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旣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
反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

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

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修大之師古曰塋冢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

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

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

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

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

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

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

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奴與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

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皆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

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
范明友爲光禄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
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爲
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
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
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
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爲光禄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
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

嘉靖八年刊

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
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
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
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
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
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
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盡

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屛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譁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

縣官重太后故不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發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所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

霸傳鴞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師古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

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
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
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
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
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
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
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
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其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

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
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
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
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
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
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
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灸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燋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

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屖也近音鉅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蚪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

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閲諸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病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意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

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褏刃於衣褏中也褏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

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都尉及

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

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

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

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

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

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

日磾兩子賞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

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使主客（鄧展曰官名屬）

鴻臚主諸客也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幸病困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厚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綠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爲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如淳曰：宗伯姓），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

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
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爲大夫人特莽姨母故
耳爲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
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
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
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毋南爲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
爲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
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
封疇爵號師古曰疇音直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
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

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愍艾悼懼師古
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
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
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
見嗣日殫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
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
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
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夾矣常廟矣進退異言
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
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毋南爲大夫人失禮不

欲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
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
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戸更封長信少府涉子
右曹湯爲都成矦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矦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閒確然秉志誼形
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
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

誅晉灼曰揚其過也不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終　前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前漢書六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巳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令音零)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

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一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

也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酋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苦事使役張

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埶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

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

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

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誤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

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

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桀堅也言不

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

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見怒不信其心而納

爲之鄉讀曰嚮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

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 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

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師古曰隃讀作遥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

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階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

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干和同自取并滅也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

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

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

討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彼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

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

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
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
計也解在食貨志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
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
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
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
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

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者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
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
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
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
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
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illegible]誅而罕开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
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illegible]
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illegible]

之哉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行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
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
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
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焚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
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
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爲公家
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

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

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是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𡈽也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曉諭者也羌虜謂羌人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吏士萬

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古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墯謂因寒瘃而墯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

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
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
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

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
如淳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樵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
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
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逢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

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强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

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況務反師古

日即酤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
賢在軍中騎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
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
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槖簪筆張晏曰槖契槖也近臣負槖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
紀也師古曰槖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槖音丁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
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
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
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
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
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

國家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十六
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
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
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
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
(師古曰伋音急)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
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
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
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叶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

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請萬騎出張掖擊羌亘帝使充國與武賢討罕开於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屢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靡量也亢當也許當書慶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屬方言賓讚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燕晏曰方叔召虎也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武貌也桓桓威也紹厥後繼周之方召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不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

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卻敵
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
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
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
在著名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
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
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
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
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

宜以襃慶忌之右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
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
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
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
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
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
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
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
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

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
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
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
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
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
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
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
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

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國爲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窒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終　前漢書六十九

[illegible]山西天水隴西安

[illegible]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

[illegible]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

還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乂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

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齎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

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栘中廄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

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騾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

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全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矦傳國至曾孫建
武中廼絶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
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
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
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師古曰撣音纏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
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録功臣不以罪絶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

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
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
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
此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
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
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
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
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
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絶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
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匄乞也貸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

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偈音起厲反令與零同）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醇讀曰純）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

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師古曰敺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

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切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師古曰敺與驅同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

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懷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窴殺略大昆彌千餘人

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幟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

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

下騎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音必寐反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黄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槀當為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

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骼音工客反胔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師古曰攬總持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蹇）斬郅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

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廑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廑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宛國傳作毋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

(音扶回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

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亾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亾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眞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
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
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
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
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
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
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
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
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
席而坐蓋自與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陘音刑
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
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
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
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
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
慮愊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愊億憤怨之貌也愊音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
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
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師古曰通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
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
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
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
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周書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況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猶遇之也卒繫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

而當漢兵三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
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
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
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
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
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
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
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埶納說多從常受

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秩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

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為疆界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

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

【長之】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

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後卒不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

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

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

十年功緖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
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爲所起室居奏未下
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徹發徹更移徙邪湯
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
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令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
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

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
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
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
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
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
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
爲不道無正法師古曰增壽廷尉名也以所犯劇易爲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
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無比者先
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
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

復發徙難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此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
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
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
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
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
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如淳曰薦延使羣臣
薦士而延納之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儁曰克獨有
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
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
曰分北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
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

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光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旣内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勲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户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勲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數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

嘉靖八年刊

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
以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諭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意也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
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
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宜反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

大昆彌會宗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飲食讀曰飤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言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

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師古曰儻蕩無行檢也蕩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前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前漢書七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redacted]音字兗反又音辭兗反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摽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壘摽音匹遙反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

嘉靖八年刊

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

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師古曰省録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襌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

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
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
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
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
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
昭帝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今仕宦
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
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
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且生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罹也遭也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柰何師古曰絫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

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illegible]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文云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

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也朝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

寖廣師古曰寖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上令長丞尉也
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
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
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

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

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永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擊也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入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諍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五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illegible]云縣車之義以自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師古曰栒音荀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傅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illegible]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

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爲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子臨尊以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大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煑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累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

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使行河也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歲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

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賈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

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歳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之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歳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師古曰竢古俟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

哀鰥哲獄爲任職臣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斷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讀與巡同彭宣見險而止異乎失之者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終　前漢書七十一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319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藏